

文学缘

——近半个世纪

我所接触的作家

胡德培 著

人们常爱谈论人生的缘分。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给我们牵红线、伸援手、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么？我从小喜欢文学，做着美好的文学梦。从大学中文系到《文艺报》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工作，在文学圈、文学网里来往奔波了几十年，经历许多的现实变革，饱尝无数的苦辣酸甜，种种的人生阅历让人思绪不尽，受益无限。几十年的编辑生涯，目睹多少美文华章，知晓多少文坛掌故，与多少作家亲密交往，与多少报刊频繁接触，世事风云，社会变迁，浸透到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人际关系，时势更替，皆可从小说、诗歌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所谓文学缘，其中包蕴着精神品德、情性人格、时代社会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缘。这往往是作家创作成功的重要环境条件，是艺术创新发展的催化剂。我们珍惜这种情谊、这种精神、这种缘分。……就这样，我走过了几十年文学编辑出版之路，走到了退休直至古稀之年。本书中记叙的一桩桩、一件件发人思索、耐人寻味的文坛故事或轶闻，如果你在翻阅的时候，能够引发某种情致和思绪，甚或有所启迪和感受的话，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67.1

146

2007

文学缘

——近半个世纪

我所接触的作家

胡德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胡德培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6084-9

I. 文… II. 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761 号

责任编辑:徐子苕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周小滨

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
Wen Xue Yuan Jin Ban Ge Shi Ji Wo Suo Jie Chu De Zuo Jia
胡德培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6084-9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人们常爱谈论：人生的缘分。

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属血缘之间，是与生俱来的缘分。师生、同学、战友、同事以至夫妻之间，社会交往的挚友，事业有成的伙伴，困苦时的患难与共，险厄中的生死之交，是人生旅程中的缘分。

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给我们牵红线、伸援手、排忧解难、指点迷津么？

我从小喜欢文学，做着美好的文学梦。

从学校的墙报、黑板报，街头复写的或油印的小报，到报刊上补白似的小文章，从大学中文系到《文艺报》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工作，在文学圈、文学网里来往奔波了几十年，经历许多的现实变革，饱尝无数的苦辣酸甜，种种的人生阅历让人思绪不尽，受益无限。

几十年的编辑生涯，目睹多少美文华章，知晓多少文坛掌故；与多少作家亲密交往，与多少报刊频繁接触。世事风云，社会变迁，浸透到文学发展的深层脉络；人际关系，时势更替，皆可从小说、诗歌中找到种种蛛丝马迹。

文学，有人缘，也有天缘。有现实机遇，即机缘巧合，也有天赋

灵感,即畅思妙想……天地人和,山川风云,阳光雨露,万物滋润,才有锦绣文章而自然天成。

一面学习,一面编辑,一面写作,一面研究。学习以补充能力,编辑以推动事业,写作以提升学识,研究以促进创新。

文学梦,从而产生痴情与迷恋;痴迷与恋情生出许多梦境。现实与梦境经常会发生矛盾和错位。你说是幻?我却觉得是真。真真切切的小路,一双赤脚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本一本的大书,一行一行地学习;在烛光下、油灯下,一字一句地背诵;在华灯下、厅堂里,一篇一篇地翻阅……学得知识,增进兴趣,以痴迷促进理想,将梦境化为现实。后来,坐在编辑室里,一大本一大本地审读原著,自有当第一读者的艰辛和乐趣,又有为审慎决定取舍的责任和使命。那时,竟忘却了梦幻,而实实在在地落在了一篇篇作品、一部部书稿的优劣得失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那就是人生;抑扬顿挫的音韵,那就是生活的韵味。

文学友人之缘分,有情感的交流,人格的融会,品行的和谐,艺术志趣的相契与相投。所谓文学缘,其中包蕴着精神品德、情性人格、时代社会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缘。这往往是作家创作成功的重要环境条件,是艺术创新发展的催化剂。我们珍惜这种情谊、这种精神、这种缘分。我们共同携手奋斗,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而竭尽绵力。

……就这样,我走过了几十年文学编辑出版之路,走到了退休直至古稀之年。

我刚离开工作岗位时,一位四川同乡,近年来在深圳商海和文海里徜徉的朋友,主办着一个刊物。他策划着让我写写在文坛几十年与作家们交往的种种情事与感受。他说,一篇一篇地写来,将来就这个内容集中起来不就是一本很好的书么?于是,以“我所认

识的作家”为思考的线索,几年来陆续写下了约三十篇文字,今天便合成了这本《文学缘——近半个世纪我所接触的作家》一书。

这确实是因为人生的缘分、文学的缘分,也是时代的缘分、社会的缘分:是缘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本书中记叙的一桩桩、一件件发人思索、耐人寻味的文坛故事或轶闻,如果你在翻阅的时候,能够引发某种情致和思绪,甚或有所启迪和感受的话,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是为序。

2006年3月18日

目 录

序	1
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缘	1
良师益友	
——缅怀冯牧	16
相依为文	
——记艾芜和沙汀	24
赤诚的心	
——我所认识的严文井	34
附:小溪流的歌永不停息	
永远年轻	
——痛悼诗人郭小川	50
珍惜人生	
——王蒙与其“季节”系列	61
矢志不渝	
——我与姚雪垠的文缘	66
附:随姚雪垠庐山行	
感受周扬	
——编选《周扬文集》的前前后后	83

脚踏现实

- 一生敬业而正直的秦兆阳 92

附：他永远屹立着

文坛长老

- 怀念茅盾先生 103

- 追踪周克芹 113

永在旅途

- 追忆萧乾 121

“累坏她了！”

- 精诚奋斗的韦君宜 131

- 秋耘精神 140

附：血泪文章战士心

六十定位

- 汪曾祺琐记 160

“保卫黄河”

- 悼念张光年(光未然)同志 168

附：光年绝笔

鲁迅之风

- 唐弢先生的几件事 183

炽热真情

- 侯金镜琐忆 190

一代师表

- 感念孙犁先生 198

三位近邻

- 闻捷、赵树理、张志民的生活片段 204

智者徐迟	
——有关的几个生活侧面	211
艺海探微	
——忆秦牧谈艺术	219
难忘印象	
——与萧军、郭沫若、吴组缃、冰心的直面接触	228
“他还活着”	
——世纪诗翁臧克家	235
放眼世界	
——周而复与《长城万里图》	243
为新文艺呐喊	
——怀念荒煤	251
高山仰止	
——悼念楼适夷同志	257
赤子真情	
——巴金及其《随想录》	265
痛切反思	
——悲悼刘白羽同志	277
失而复得	
——王火及其《战争和人》	290
自强不息	
——追思洁泯	298

附 录

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古华谈创作	305

“让我们的孩子在心灵上多产生一分美”	
——访金近	313
执著追求	
——俞林一席谈	318
“他是可以信赖的!”	
——悼念刘森辉	324
大海浪涛中晶莹闪光的那一滴……	
——怀念姜树茂	328
终身受益	
——叶圣陶先生的一次讲话	332
我的师长	
——与吴组缃、川岛、朱光潜、严家炎等“北大人”的交往	339
青春无界	
——见木斧、读新书有感	346
放弃与获得	349
后 记	351

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缘

一晃已到古稀之年。

回首往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我喜欢上革命的新文学。1955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59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文艺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直至1978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迄今:与文学结缘半个世纪,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约四十年。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常常有些想法,有些感悟,多与同仁们商讨和研究,结合工作从事写作与总结,虽然谈不上有多少创意或贡献,但在各个不同的编辑岗位上,还是尽我所能,努力去完成有关各项工作任务。

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使我深深感到:应该感谢文学,感谢时代,感谢社会,也应该感谢编辑部。因融入新时代、新社会和新文学的编辑出版事业,常常会令人有兴奋和幸运的感觉。

编辑是“杂家”

在编辑工作中,多次听老编辑说:编辑是“杂家”。编辑要有一定的专业和专长,同时,在该领域里知识要广泛,不可过分专一,以致知识面太窄,工作时捉襟见肘。当然,也有人说:最好的编辑是专家和杂家的结合,即在本专业领域中,既是某方面的专家,又是

兴趣广泛、知识广博的能人。这样,在本专业领域的各种工作都能拿得起来,干得顺畅,不会感到隔膜和陌生。就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说,综合大学里中文系培养的就是这类具有语言文学领域各方面广泛基本知识的人员。学习内容以中国语言文学为基础,包括古今中外语言文学及关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随笔、小品以至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广阔知识范围,近些年还增加了关于现代传媒如电影、电视、新闻以至信息网络等方面的内容。

中文系毕业后,到报刊或出版社工作,具体岗位都是有不同分工的,越是专业的报刊或出版社往往分工越细。“文革”前七年,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文艺报》编辑部,当时分为理论组、评论组、艺术组和秘书室(分管编务、资料和日常办公事务)。我最初在资料室工作约一年,为各组及整个编辑部提供资料服务。后来,主要在理论组分工“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专栏、关于美学问题讨论及一般理论批评的组稿、审稿和发稿,约有四五年时间。中间,曾在评论组分工小说评论、“新收获”栏目等部分稿件;参加过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培养青年作者会议及作协参与组织的其他专业会议的简报工作和组稿工作,为作协的整风、批判和《文艺报》发表专论、社论或某些讨论会、座谈会准备有关资料。1964年作协整风后,《文艺报》为加强文稿的把关、避免工作失误,成立了一个发稿组,在主编、副主编的直接领导下,我与另一位同志除日常工作外,同时参与每期的发稿、校对直至最后到印刷厂直接签发出版的全过程,约有一年多时间。后来,还协助艺术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在《文艺报》编辑部门的各类工作,我大多曾经参加过,只是各占时间长短有所不同。

“文革”后,我到了全国最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里,编辑专业分工更加细密:设有外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美术等编辑室,还创办四刊一报,即

《当代》、《新文学史料》、《新文学论丛》、《外国文学季刊》和《文学故事报》(两三年后,后两种刊物停刊)。后来,又陆续创办《华人世界》(后更名《海内外文学》)、《中华散文》、《中华文学选刊》等。开始,我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理论组做编辑。不久,任副组长,参与大型理论期刊《新文学论丛》的筹办及理论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筹办阶段,也曾协助做过部分工作。1983年,我被评为副编审,担任现代文学编辑室第一副主任(主任一职空缺),负责全面工作,同时兼任小说南组组长。1987年调任《新文学史料》副主编。1989年又调到当代文学编辑室当主任,被评为编审。其间一段时间,负责终审过《文学故事报》的文稿。1992年调《当代》杂志当副主编,后任常务副主编。总起来说,在现、当代文学各编辑部门,包括三刊一报,我都先后干过一段时间。在工作后期,有关社领导似认真又似开玩笑地对我说:“没想到,这些年你在文学出版社现、当代文学的各个部门几乎都干过,也都干得不错。”仿佛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具体工作不断变换,真似成为了一名“杂家”式的编辑。

这种“杂家”式的编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非常需要的。1979年的一次经历就给了我许多的启示和教益。

那次,是理论组派我出差宁沪一线组稿,主要为《新文学论丛》和正在筹办的“论丛丛书”组稿。可是,当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等领导同志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他们特别嘱咐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巴金。拜访巴老的目的,主要是向他索要他正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随想录》,同时,也要他的散文、小说等其他书稿。这显然超出了理论编辑的分工范围。

原来,巴金《随想录》的发表,在海内外思想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震撼,上上下下议论纷纷,引来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当时,诗歌散文组的季滢尘等同志与巴金早有联系。但知我出差之

际,社领导还如此嘱托,使我感觉这次组稿任务的重大。同时,自然促使我更多关注文化思想界的有关动态,让我思想更活跃,眼界更宽阔。因此,到上海后,我即专程去到巴金家里,郑重地转达了文井、君宜等同志的意思。我们的热忱和诚恳,得到了巴老的首肯。后来,《随想录》连续五本著作顺利地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推出。事实证明,这部著作不仅是时代精神和世纪良知的光辉代表,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和社会历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且,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巴金文体。这是在传统散文、随笔、小品文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它平实而深邃,述真情、讲真话而直面历史痼疾,鞭辟入里,揭示伤痕,不留情面,锐利而深刻,是可与鲁迅杂文比美的一种真正的文学。

这件事,给了我深刻启示:编辑自然需要有一定分工,每位编辑在自己分工的范围内应独当一面,负起责任,不致有误,同时,还需要宽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不能局限于一隅,这对于真正做好编辑工作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在日常编辑工作中往往随时需要我们当“杂家”。

当代文学是“牡丹花”

由于最初我工作在《文艺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也是做理论组的编辑,自然我脑子里常常是理论批评一类的习惯思维。但是,工作不久,领导上便让我负责整个编辑室的工作,而且重点兼任小说南组组长的编辑任务,显然是以组织和出版长篇小说为工作重心。后来,有一段时间,虽然分别管过通俗文学(《文学故事报》)和《新文学史料》等方面的文稿,但很快又回到主管当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可见,我主要是搞当代文学,尤其抓优秀长篇小说的编辑出版工作。

那个时期,编辑室里有三个分管小说的编辑组,即小说南组、小说北组和小说北京组,共有编辑约三十人,都是组织出版小说书稿的。每一两位编辑分管某个地区(包括省、市),负责那个地区的小说组稿与出版。比如,一两位编辑负责上海及苏、浙地区,另一两位编辑负责云、贵、川三省等等,同时有一位组长或副组长分工管理或协调那一两个地区的工作。有时工作需要,工作范围也会有所交叉合作。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在国内率先创办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杂志,以“贴近现实,贴近时代”为办刊思想,广泛联系作家,及时刊发优秀的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新创作,对于富有时代精神、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新创作,更是隆重推出。如王蒙的《布礼》、陈国凯的《代价》、郑万隆的《年轻的朋友们》、刘绍棠的《瓜棚柳巷》、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张贤亮的《龙种》、韦君宜的《洗礼》、郑义的《老井》、张伟的《秋天的愤怒》等中篇小说,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叶文玲的《心香》、邵振国的《麦客》等短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秦兆阳的《大地》、张锲的《改革者》、焦祖尧的《跋涉者》、苏叔阳的《故土》、柯云路的《新星》、刘心武的《钟鼓楼》、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张伟的《古船》等长篇小说,理由的《她有多少孩子》、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鲁光的《中国姑娘》、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神之火》、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霍达的《国殇》等报告文学和陈祖德的传记文学《超越自我》,都是首先在《当代》发表出来,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

那时,韦君宜等老同志反复告诉我们:当代文学创作是文学出版中的一朵“牡丹花”。因为,尽管古今中外各类文学书籍我们全都出版,但就我们这辈人来说,对我国文学出版事业真正做出开创性首要贡献的则只有当代文学创作。中国过去的优秀文学创作和

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那是前人或外国人的功绩,我们是捡现成的,拿过来整理或翻译就可以出版。只有当代文学创作才可以说是我们这代人对人类文化事业的新贡献。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又应当首推长篇小说创作。它是文学创作中的重中之重,往往标志着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就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最大贡献常常即表现在对优秀长篇小说的组稿和出版上。因为,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以及中、短篇小说和戏剧等等,最初发表大多是在各个报刊上,出版社编辑仅仅是从那些已经面世的作家作品中遴选结集成书籍出版,首发则功在各报刊,那是他们对文学工作的成绩、对社会的贡献,出版社编辑的作用自然屈居于次要地位。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家一贯重视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组稿和出版。往往在作家刚刚冒头,发表出有一定特色的中、短篇小说或其他创作时,编辑就主动与作家建立较密切的联系。所以,当作家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大多会较早想到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文革”前,除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当时惟一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首发过少数几部长篇小说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长篇小说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我在人文社工作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经手编辑出版的长篇小说约占“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一半以上(近些年仍大略保持这个比例),计有魏巍的《东方》、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宗璞的《南渡记》、王火的《战争和人》、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等,除最后两三部外,其他都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习惯认识中,牡丹乃国花之首。在文学出版事业中,首推当代文学,同时又以长篇小说置于当代文学第一重

要的位置，便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和考虑。

为了有力地促进和鼓励作家及其创作，人文社先后多次举办“人民文学奖”、“《当代》文学奖”、“春天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等多种评奖活动，给作家们以具体的支持、鼓励和帮助。

我在当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工作期间，有几部长篇小说书稿的组织出版就是贯彻人文社一贯的编辑出版方针的。

在抗日战争五十周年的前后，我们接受出版王火的《战争和人》与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两部长篇小说，其规模和思想艺术分量在描写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中都是空前的。王火拟写成三至四卷，一二百万字，周而复拟写成五至六卷，三百多万字。它们都是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抗日战争，包括国共两党各方面的人物和事件以至国际范围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以全景式的艺术结构来反映。两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均花了十几二十年时间。事后证明，这两部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描绘伟大抗日战争全过程的现实主义巨著，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两部巨著出齐以后，均获得了多种重要奖项，《战争和人》曾居于“茅盾文学奖”的榜首，《长城万里图》曾名列“五个一工程”奖的序列之中。这是于砚章、刘海虹、王笠耘等多位编辑及整个编辑部门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

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之后，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王蒙请求辞职获得同意，准备集中精力从事写作。可是，在某些人的眼中，仿佛他常常代表着那些时代弄潮儿的某种思想观点，有人甚至写文章将他作为指摘的对象。这时，一些怕麻烦的编辑便多多少少冷淡了正在积极投入长篇小说创作的王蒙。我觉得，王蒙是当代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位作家。因工作关系，我便几次走访了他，表示我们愿意出版他的新创作，包括他已写和正在写作的中、短篇小